

圓覺經
第二十講
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

現在是在出世間法當中，這個出世間法，

現在講到第二個——「四無所畏」。因為書上沒有，所以我們就要看講義。爲什麼要看講義呢？因為這個是佛法的名相，一定要弄清楚。因為我們學佛修行，追求的就是出世間法，而不是世間法。所以，出世間法有那些內容呢？從小乘的聲聞、緣覺，他們爲什麼能夠證果？他們已經具備了那些功德或智慧？或者是一直到成佛，佛具備有那些功德智慧？跟小乘有什麼差別？我們要弄清楚，因為我們今天是要學佛，學佛的話，就是以佛爲我們修行的榜樣，所以這些內容要先弄清楚，然後依照這個目標來修正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達到最後不管是證果、還是成佛的目標。所以，爲什麼我們要補充這個內容的目的，就在這裡。

什麼是「四無所畏」呢？這個就說明佛有四種無所畏的精神。這些無所畏的精神是怎麼達到的？祂是怎麼做到？就是心中沒有任何的畏懼，那就是因爲智慧的緣故。因爲佛的智慧已經圓滿成就，所以能夠做到沒有絲毫的畏懼。

佛在那些情況之下沒有畏懼呢？

第一個，佛在說：「我是一切正智人」的時候，沒有畏懼。意思就是說：「我是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」。我們都不敢這樣說，對不對？只有佛敢這麼說。祂在說：「我是一切正智人」，一切，就是不管是佛道、還是外道，沒有一個人的智慧是超過我的，而且我是真正有正智慧的人，而不是邪知邪見，所以只有佛敢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沒有絲毫的畏懼。因爲佛已經正知一切法，所以不怕別人說：「我不知一切法」。祂敢這麼說，也不怕別人批評說：「佛祂其實也不是真正一個有智慧的人」，或者說：「祂也不是一切法都能夠了知」。祂是正知，不是邪知，只有佛是正知一切法，外道是邪知，所以敢說這個話的人，只有佛，因爲祂智慧已經圓滿成就，所以祂敢說祂正知一切法，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這是第一個無所畏。

第二個無所畏，是佛在說：「我一切漏盡、一切習盡」的時候，沒有畏懼。一切漏盡，意思就是說三界一切的煩惱，佛已經完全斷盡了，連習氣都沒有，所以祂敢說這句話，說：「我一切的煩惱已經斷盡了，連習氣也都斷盡了」，在說這句話的時候，祂心中沒有絲毫的畏懼。那就是因爲佛一切的煩惱都已經斷盡，習氣也已經斷盡，所以就不怕別人批評祂說：「我的漏未盡、習未盡」，就不怕別人批評說：「我的煩惱沒有斷盡、我的習氣沒有斷盡」，就不怕別人這麼批評。我們就很怕，因爲我們的煩惱也都在，習氣也都在，我們心中有所畏，也很怕別人批評我們還有什麼習氣，這個習氣很重、那個習氣很重，或者這個煩惱還在、那個煩惱也沒少，所以我們也

沒有這樣的無所畏，第二種也沒有。

第三種，佛在說：「我說一切障道法」的時候，沒有畏懼。因為佛對一切障道法已經如實了知，所以祂不怕別人說：「我說的障道法，不能障涅槃」。那些是障道法呢？障道法，就是障礙得證涅槃的那些內容，叫做障道法，障礙我們不能得道、不能證涅槃、不能證果的那個法，叫做障道法。所以，佛會說那些是障道法，我們把這些障道法都去除了，我們才能夠證果、才能夠證涅槃、才能夠解脫。所以，佛在說這些障道法的時候，也不怕別人批評說：「你說的這些法，不是障道法，我還是行這些內容，我也一樣可以得聖道」，這個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佛祂在說一切障道法的時候，是沒有絲毫的畏懼。

那些是障道法呢？一切的有漏業，有漏，就是跟煩惱、我執相應的，煩惱、執著相應的，都叫做有漏，不管你是善法、還是不善法，都是有漏的。有漏的意思，就是說即使你行一切的善法，因為你有煩惱跟執著，也一樣在三界當中，只是有人天果報，所以只要執著沒有去除，跟煩惱相應的，就一定還在三界當中，這個都是屬於有漏的，不管是善、不善，都是屬於有漏業。還有，一切煩惱，也會障涅槃。一切有漏業，就是你行的業都是在三界當中輪轉的，所以不可能證涅槃。一切煩惱也是，因為有我執，所以生種種的煩惱、造種種的業的結果，就是墮三惡道，所以一切的煩惱、還有惡道報障，這些都是障道法。諸有漏業、一切煩惱、惡道報障，因為已經墮惡道了，當然就沒有辦法證涅槃，所以惡道報，就是得到三惡道的果報，這種障礙都是障道法。

像我們行布施的時候，如果是為了世間的利益求功德，反正你是為了三界，不管什麼樣的利益，是在欲界、色界、還是無色界，只要是為了世間的利益來行布施、持戒等等的，或修十善道，或者修禪定的時候，禪定是爲了要開發空性的智慧，趣向解脫道，如果你不是爲了這個目標，而耽著在種種的禪定境界當中，求神通、感應，這些也都是障道法。所以，不善、及有漏善，都能夠障礙解脫，不善，就是墮惡道，有漏善——人天果報，都是障道法，不能解脫。所以，佛在說這些內容的時候，祂心中沒有絲毫的畏懼。

第四個，佛在說：「我所說聖道，能出世間，行是道，能盡諸苦」的時候，沒有畏懼。因為佛已經行聖道，已經盡一切的諸苦，所以不怕別人說：「行我所說的聖道，不能出世間，不能盡諸苦」。出世間，就是解脫，佛在說解脫道的時候，不管是四聖諦，苦集滅道四聖諦，或者是十二因緣，這個都一定是能夠解脫的，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佛在說這些解脫的聖道的時候，是一定能夠讓眾生得解脫、證涅槃，所以祂在說這些解脫道的時候，這些聖道的時候，祂心中沒有絲毫的畏懼，所以祂也不怕別人批評說：「你說的這些聖道，我按照這些聖道來行的話，也沒有辦法證涅槃、或者是解脫」，是一定可以得證的，所以，佛的心中沒有絲毫的畏懼。一定能盡諸苦，

就是說只要在三界輪迴當中，只有苦，沒有快樂，所以一切的苦，就是包含三界當中的苦，不管是八苦、六苦、三苦，三界當中一切的苦，怎麼斷盡呢？只要解脫，就能斷盡。怎麼解脫呢？行聖道。所以，佛為我們說種種的解脫道，就是能夠出三界，能夠證涅槃。

所以，這就是佛的四種無所畏。

第一跟第二個無畏，是顯示佛祂自己的功德已經圓滿具足。第一個，是「我是一切正智人，我正知一切法」，這是表示佛祂自己的功德已經圓滿具足。在說第二個無畏的時候也是，「我已經斷盡一切的煩惱跟習氣」，所以也是顯示自己的功德具足。

第三跟第四個無所畏，是顯示利益眾生具足。因為第三、第四都是佛為眾生說法，那些是障道法？這些障道法去除之後，你就可以行什麼樣的聖道，然後斷盡一切的苦，所以，第三、第四個無畏，是顯示利益眾生具足。

第一跟第三個無所畏，是說「智」；第二跟第四，是說「斷」。第一和第三個無畏，是說「智」。第一個是「我是一切正智人」；第三個，說一切障道法，祂怎麼知道那些是障道法？就是因為祂已經得解脫，已經有了圓滿的智慧，祂才知道那些是障道法。所以，第一和第三無畏，是說智；第二和第四，是說斷。第二個無畏，是說斷盡一切的煩惱跟習氣；第四個，是說斷除一切的苦。

這就是這四個無所畏，它們之間的差別。

我們凡夫除了這四個都有畏懼之外，還有很多其他的畏懼。我們到底在怕些什麼呢？

有些人是怕出生低。當時印度是首陀羅，就是賤民，生在賤民的階級，他就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，所以在大眾當中，他是有所畏懼的。因為首陀羅就有規定，那些職業是首陀羅他們做的，譬如：抬死人、除糞、養雞、養豬，還有打獵，捕魚、打獵，都是賤民他們的職業，還有屠殺、賣酒，所以當時只要從事這些職業的賤民，他們是心中有畏懼的，在大眾當中他們都覺得出生很卑微。這是第一種，出生低會讓人覺得有畏懼。

第二個，是生弊處。就是你出生的地方，可能是生在窮山惡水當中，或貧窮落後的地方，所以有人問說：「你是那裡來？那一國來的？」如果那個國家是貧窮落後的，講的時候就是聲音很小、很自卑，這個就是生弊處，在大眾當中心就有怖畏，覺得他來的那個地方不是很富裕的國家，或者是很風調雨順。像如果說：「我美國來的！」就很自豪，或者是那個很興盛的國家，他就不會有畏懼的心。

第三個，是相貌醜。相貌長得醜陋，或者是身材太瘦、太胖，腳太短、頭太大，反正他的外型讓人家看了就是不喜歡，不喜歡親近他，不喜歡跟他結交朋友，像這樣的人，他在大眾中也是會有自卑感，也是多所怖畏，要不然現在各種美容不會這麼盛行，生意不會這麼好，就是有些人覺得他

鼻子不夠高、還是下巴不夠長，就是要做種種的美容，那表示他對他的相貌，他是有所怖畏的，所以他才要做這些動作。

第四種，是無威儀。行住坐臥，沒有威儀，所以他在大眾中多怖畏，心中有種種的怖畏。就是說很多人的場合，尤其是那種比較正式的場合，他就不知道他的手要放那裡、腳要放那裡，就是因為他平常就是行住坐臥沒有什麼威儀，就是我們所謂的坐沒坐相、走沒有走的樣子，就是缺少威儀的人，他在大眾中也是不知所措，這也是心中有怖畏。

第五，是粗惡語。就是可能聲音不好聽，有的人聲音聽起來就不是那麼悅耳；或者是講話會結結巴巴的，老是覺得他講話會打結、還是舌頭會打結，不是那麼流利，他心裡面也會自卑；或者是講話顛三倒四的，講了一堆，不知道他重點在講什麼，顛顛倒倒的，一直重複同樣的話題、同樣的內容；不然就是講得太快，咬字不清楚，講得太快，聽不清楚他在講什麼，所以就不耐煩，聽幾句之後，就會不耐煩；不然就是太慢，旁邊聽得人急得要命，他還在那邊一字一句的慢慢說，吞吞吐吐的；不然就是話太多，太聒噪的人也不是很討人喜歡；話太少的，也不是很喜歡，問他有沒有意見，他都悶不吭聲的那種人，也是不太好相處，所以話太多、話太少；或者是不善表達，老是他想的，說出來就不是那個意思，不善表達，像我們想的跟說的，到底你能夠表達幾分？有的人只有兩、三分，有的可以七、八分，八、九分就算不錯，因為你想的是起心動念，可能想很多，可是你說出來的，可能只是很少的部分，可能還會說不清楚，就是會有這樣的障礙，這就是不善表達；善表達的，可能又言語輕浮、要不然就是尖酸刻薄等等，這些都是語業的過失。所以，像這些講話會有過失的人，他在大眾中，他也不敢亂講話，就是因為他心中有怖畏，他也會考慮這個、擔心那個，不曉得這句話講出去會有什麼後果，所以他心中有所怖畏，就是因為他口業不是很清淨。

所以，一般人很畏懼的事情，大概就是這個五大類：出生低、生弊處、相貌醜、無威儀、粗惡語。

這四種無所畏當中，有次第嗎？是不是先第一個、再第二個，它是不是有互相的關連性？它是有的。

一定是要先圓滿智慧，所以第一個無所畏當中，是因為佛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所以祂能夠了知一切法，就是正知一切法，所以，第一個無所畏，是顯示佛能夠了知一切法，正知一切法。

因為正知一切法，所以才會有第二個，知道怎麼樣斷盡一切的煩惱跟習氣的方法，佛也了知，而且也做到了。所以，有了第一個，然後有第二個——知一切法，故我漏盡。因為正知一切法，所以我就知道怎麼讓一切的有漏都除盡的方法，我也能夠了知，也能夠證得。

第三個無所畏，就是因為已經能夠了知一切漏盡，一切煩惱都已經斷除，習氣也斷除了，所以我就知道是那些障道法，讓我不能夠得證涅槃，

我就知道，也是要證到以後，我才知道那些是障道法。所以，第三個無所畏，是因爲漏盡的緣故，所以知道那些是障礙漏盡的法，障道法是那些內容。你沒有證得涅槃之前，你是不知道那些是障礙涅槃的法，一定是你證得之後，才會了知。所以，第三個，是因爲漏盡的緣故，所以才知道那些是障礙漏盡的法。

第四個無所畏，是要斷除這些障道法，然後才說要行那些聖道可以盡諸苦。所以，第四個無所畏，就是只要你斷除了這些障道法，就能夠行聖道，證得涅槃。

如果我們以世間的法來作比喻的話，第一個無所畏，就好比一個藥草師，他爲我們顯示一些藥草，這些藥草是治頭痛、那個是治胃痛、那個是治腎結石，所以，第一個無所畏，等於是藥師爲我們顯示一切的藥草，就好比佛正知一切法，就是藥師爲我們顯示一切的藥草。第二個無所畏，就是顯示了這些藥草，就告訴我們什麼藥就是能夠治什麼病，等於是爲我們顯示一切病滅，就是說你吃了那些藥草，這個藥吃了以後，就可以治頭痛等等的，第二個無所畏，就好比是知道這些藥草之後，我就知道怎麼樣來除病，有那些病，要吃什麼藥。第三個，好比禁忌，那些藥草，它有它的禁忌，你吃了這個藥，就什麼不可以吃，或是你要注意什麼樣的內容，要不然就沒有那個藥效，所以第三個等於知禁忌，知道你吃什麼藥草，需要什麼禁忌，這個禁忌就好比障道法，你只要行障道法，就是障涅槃、不得解脫。第四個無所畏，就是爲我們顯示，你只要知道禁忌之後，這些禁忌不要犯，你就是吃什麼藥，就能夠治好什麼病，是一定有這樣的效果，就是行聖道，可以證得涅槃解脫，所以你服了什麼藥，你的病就可以好。

所以，第一個無所畏，等於是說佛有一切種智，一切的智慧都已經圓滿成就了。因爲一切智慧圓滿成就，所以就有第二個無所畏，斷除一切的煩惱跟習氣，所以第二個無所畏，等於是說佛已經沒有一切的煩惱和習氣了。第三個無所畏，等於說法無謬失，佛說法沒有任何的錯誤、或者是過失。第四個無所畏，等於是說除去了這些障道法之後，就能夠得證涅槃，所以就等於是知禁忌之後，你只要服藥，病就會好，所以把這些障道法除去，然後再正確地行聖道，就一定能夠證得涅槃。

這就是「四無所畏」的內容。

出世間法的第三個，是四無礙智。

什麼是「四無礙智」呢？就是說佛的智慧，在緣四種境界的時候，都沒有任何的滯礙，叫做四無礙智。

那四種境界呢？這四種境界，就是法、義、詞、樂說，這四種。佛的智慧在緣這四種境界的時候，是沒有絲毫的滯礙。

什麼是法、義、詞、樂說呢？

舉個例子，譬如：我們說大地。地，是名稱，它是名字，這是法。地它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呢？那就是硬硬的，所以堅相，就是地的義。我們

要怎麼樣來形容地的狀況，就說它是很堅硬的一個狀態，所以地的堅相，就是義。你要怎麼說？就用言語說，所以，以言語說地，它就是詞，就是我們要用詞來形容地的狀態。對這三種，不管是法、還是義、還是詞，都樂說自在的時候，我們就稱為樂說，就是你要說明地的名字；地它是堅的，它是堅硬的相；還有用言語來說地的這個用詞，這三個都能夠樂說自在，能夠自在的說，不會有任何的滯礙，我們就稱為樂說無礙。

所以，我們就知道，法是名字，佛對一切法的名字都能知能說，沒有絲毫的滯礙，就稱為「法無礙智」。我們剛才說，佛是正知一切法，因為祂正知一切法，所以祂當然對一切法的名字都能夠知道，也能夠說，不會有絲毫的滯礙，這個就叫做「法無礙智」，就對一切的法的名字都能知能說，沒有絲毫的滯礙，就稱為法無礙智。

義，就是義理。佛對一切法的義理，也通達無滯，就稱為「義無礙智」。

所以，我們就知道法跟義的差別，在於說「法」是說諸法的自相，「義」是說諸法的別相。自相，就是像地水火風，這個是諸法的自相；堅濕煖動，這就是諸法的別相。所以，法跟義，它的差別，就在說明法的自相、還有別相的差別而已。

在了知一切法的名字和義理之後，要如何對眾生說法呢？如何對眾生說一切法的內容？那就是要以言詞分別說明，讓眾生了解，所以詞，就是言詞，你了解一切法的名字、還有義理，要用種種的名詞為眾生說，眾生才會明白，所以佛以種種言詞說一切法，不管是法的名字、還是義理的時候，是沒有絲毫的滯礙，就稱為「詞無礙智」。

而且，在為眾生說法的時候，還能夠隨眾生的根性，他所好樂的法來說，自在無礙，就稱為「樂說無礙智」。就是祂已經通達前面的法、義、詞之後，祂才能夠自在的說，不但能夠自在的說一切法的不管是名字、還是義理、還是言語方面，都沒有絲毫的滯礙，還能夠隨眾生不同的根性，說不同法，這個叫做「樂說無礙」。

好樂信心的人，就為他說信根，上一堂說有五根、五力。五根：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。所以，好樂信心的人，我們就為他說信根；好樂精進的人，我們就為他說精進根；好樂勤念的人，我們就為他說念根；好樂攝心、喜歡修禪定的，就是好樂攝心的人，為他說定根；喜歡動腦筋、分析事情，好樂智慧的人，為他說慧根，這是以五根來舉例子。其他一切的善根，也都是同樣的道理，佛會觀眾生的機，應機說法，沒有絲毫的滯礙，叫做樂說無礙。

我們是四個都沒有，我們也不能夠了知一切法的名字、義理，表達也是有障礙，說不清楚就是有障礙，也不能夠觀眾生機，所以現在說的這四種無礙智，就是說佛的圓滿智慧所顯現的一種情況，就是祂有四種無礙的智慧。

我們前面說了十力、四無所畏，現在又說四無礙智，我們都是在說明

佛的智慧。佛的智慧，它內在如果有十力，就是我們上一堂講的佛有那十力，智慧就是方便智，得了根本智之後，方便智就是十力的內容，內在有十力，外在所顯現的，我就會無所畏，無所畏懼，這樣應該就已經夠了，爲什麼還要再說這個四無礙智呢？那是因爲有的人雖然無所畏，但是他在大眾中說法的時候，卻有滯礙，所以就必須要再說四無礙智。法無礙智跟義無礙智，是指對一切法的了悟的智慧，對一切法，就是佛祇是正知一切法，你了悟了一切法，你才能夠說清楚它的名字、還有義理，這個就是法無礙智跟義無礙智，你一定要了知一切法。有了這樣的智慧，還要應機說法的智慧，你不但要了知，你不能說我知道，可是我說不清楚，我不知道怎麼表達，不知道怎麼樣觀機，也不知道怎麼樣說，那就是沒有詞無礙智跟樂說無礙智。所以，詞無礙智跟樂說無礙智，主要是指應機說法的智慧。前面兩個，是說對一切法了悟的智慧；你要怎麼表達、怎麼爲眾生說，還要應機呢？那就需要詞無礙智、還有樂說無礙智。有了這四種無礙的智慧，在大眾中說法，就能夠無所畏懼，開演無盡、度化眾生。所以，除了前面所說的十力、四無所畏之外，現在所說的四無礙智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出世間法的第四個，是十八不共法。

什麼是「十八不共法」呢？就是十八個佛獨有，不共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的法。前面所說的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都有分，就是有少分，但是不圓滿，只有佛是最圓滿，但是他們也都有，只是不圓滿，所以有少分。可是現在要說的十八不共法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卻是無分，他們是一個都沒有辦法圓滿的做到，只有佛有，不共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所以叫做「不共」。一共有十八個，所以就叫做十八個不共法。

那十八個法呢？

第一和第二個，是說明身無失、口無失。就說明佛祇的身業是沒有任何過失，口業也沒有任何的過失。佛怎麼能夠做到身、口業都沒有任何的過失呢？那就跟祇持戒清淨有關，因爲佛於無量阿僧祇劫以來，都是持戒清淨的，所以身業跟口業就沒有任何的過失。而且，佛已經拔除罪根因緣和習氣，所以身、口業也沒有任何的過失。

我們爲什麼會有過失？就是因爲我們沒有拔除罪根的因緣，而且還有種種的習氣，貪習、瞋習、愚癡等等的，有所畏，有種種怖畏，這些的習氣都還在，所以我們的身業跟口業沒有辦法清淨。

罪根的因緣有那些呢？

就是貪欲的因緣，所以我們只要貪欲還在，不管你是欲界的貪、色界還是無色界的貪，只要你還有一念的貪，就有這個罪根因緣，讓你的身、口業有任何的過失。佛因爲祇的貪欲的因緣已經除盡，剛才說一切的煩惱跟習氣都除盡，所以祇的身、口業才能夠清淨，我們沒有辦法清淨，就是因爲我們貪欲的因緣，讓我們身、口業有過失，這是第一個罪根的因緣。

第二個就是瞋恚的因緣。只要還會發脾氣、會動怒，忿恨惱嫉害，只

要還有這個，我們的身、口業就會有過失。所以，瞋恚因緣，是第二個罪根的因緣。貪欲的習氣、瞋恚的習氣也是同樣的道理。

第三個就是怖畏的因緣。就是我們剛才講的，有種種的怖畏，因為這些怖畏的因緣，也讓我們的身、口業會有過失，因為心中有種種的怖畏，所以我們可能要覆藏，可能要打妄語，就是因為我們心中害怕，我們不敢把我們的那些缺點，把它顯露在眾人的面前，就怕他們批評說：「這個人還會怎麼樣、怎麼樣」，我們就是心中有種種的畏懼，所以就要戴上一副假面具，這個會讓我們的身、口業有種種的過失的因緣，就是從怖畏來的，因為我擔心、我害怕，所以我就有種種遮掩的動作跟話語。

第四個是愚癡的因緣。因為不明白一切法本來不生不滅，所以我們會以為「我」是真實存在，一切法是真實存在的，就是不能夠見到諸法的實相，所以才會執著一切人、法是真實存在的，也會讓我們造種種的罪業。所以愚癡的因緣，也是罪根的因緣，因為愚癡，不明白諸法的實相，才會起我執跟法執，而造作種種的身、口業，讓我們身、口業有種種的過失。

這四個就是罪根的因緣，除非你這四個都沒有了，罪根的因緣、還有習氣都沒有了，你的身業跟口業才可能完全的清淨。

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就是佛一切的身、口業都是隨智慧行，所以祂不會有任何的過失。

第三個，念無失。就是佛心心念念，也不會有任何的過失。就是說明佛的意業也都完全清淨了，不會有任何的過失。為什麼可以做得呢？就是因為佛念念都在什麼？不管是四念處、還是在任何的正法上面，祂都是正念當中，沒有失念的時候，所以祂的意業不會有過失。我們意業為什麼會犯呢？就是因為失念，失念就跟煩惱相應、跟執著相應，然後就造業，先造意業，所以我們的意業不會清淨，念念跟貪、瞋、癡相應，佛念念跟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、還有十一個善根相應，念念都跟善根相應，所以祂的意業不會有任何的過失，念念都在從小乘的四念處，一直到大乘一切的三昧，都是跟正法相應的，所以祂意業不會有任何的過失。而且，佛隨時在甚深的禪定當中，祂的意業當然也不會有任何的過失，因為心不散亂。我們胡思亂想，心散亂，當然意業就會跟貪、瞋、癡煩惱相應，就會有種種的過失。佛善修甚深的禪定，心不散亂，因此念無失。而且，佛也善斷欲愛還有法愛，心不貪著，就是已經沒有我執跟法執了，我們因為有我，所以念念跟我貪相應，對法有執著，所以念念對法的執著的貪愛相應，因此意業會有過失。佛善斷欲愛和法愛，心不貪著，所以念無失。而且佛一切的意業也隨智慧行，所以念沒有任何的過失。

第四個，無異想。無異想，就是沒有第二個想法，都是在同樣的想法當中。佛為什麼沒有異想呢？就是祂對一切的眾生已經沒有分別了，所以祂不會有第二個想法，念念都是怎麼想來利益眾生，沒有對象的差別，所以佛沒有怨、親的差別，不會說討厭的人我不度，喜歡的人我才度，有對

象的差別；佛也沒有貴、賤的差別，不會看你的出生高貴，有錢、有地位的人，我才度，就是大功德主要先度，出生貧窮下賤的人，我就不度，所以沒有貴、賤的差別；也沒有恭敬、不恭敬的差別，不會說恭敬我的人，我才度，那個傲慢、貢高我慢的，不恭敬我的人，我就不度，不會有恭敬、不恭敬的差別；也不會有愛、憎的差別，不會說這個是好學生，都能夠依教奉行，都能夠聽話，這樣的人我喜歡，所以我就度；那個不聽話，傳了很多法，他一個都不修，沒有依教奉行的，我就不度，佛不會這樣子。所以，佛不會對像舍利弗、彌勒菩薩，這些能夠順佛法行的人貪愛，不會對這些好的弟子產生任何的貪愛，也不會對像提婆達多，每個人都很討厭的提婆達多，或者是當時的六師外道，像富羅那六師外道，還有種種邪見的人，佛也對他們沒有任何的憎恨，對好弟子沒有貪愛，對那些不能夠好好修行的，包含外道邪見的人，祂也不會產生任何的瞋恚，所以佛也沒有愛憎的差別。佛對一切眾生沒有分別，沒有怨、親、貴、賤、恭敬、不恭敬、愛、憎等等的差別，所以，我們說佛無異想。

佛對於一切的眾生，還有一切的法，也沒有絲毫的貪愛跟執著。為什麼可以做得呢？因為佛了知一切法的真實相，什麼是一切法的真實相？就是一切法無我，從本以來，不生不滅，我們看的是生滅法，所以我們有分別、執著，佛看的一切法、一切眾生，都是本來沒有生滅的，因為悟到無生法忍，知道一切法本來無生的道理，無生就無滅，本來清淨，就好像涅槃一樣，本來清淨，本來沒有生滅。佛是安住在這樣的一個境界當中，所以祂對一切的眾生、還有一切的法無異想，知道一切眾生、一切法是本來沒有生滅、清淨，就像涅槃一樣的清淨，叫做無異想。

還有，佛不行誑法，常入不二法門。常入不二法門，這個不二法門，就是說明諸法的實相。入不二法門，就是入諸法實相門，在一切法無我當中，就是明白一切法本來無生，無生就無滅，本來沒有生滅，這樣的一個實相當中是沒有任何的對立。只要有對立，有相對，就有相異，現在說佛無異想，這個無異，就是不二的意思。異，就是二法；二法，就是邪道；邪道，就是誑法，在諸法空相裡面，一切法不二；不二，就沒有相對；有相對，就是有相異；有相異，就有二；有二，就是誑法。所謂的誑法，就是欺誑我們的，讓我們生煩惱、執著、造業的法，為什麼我們會生煩惱、執著呢？就是因為我們的心是有分別的，有分別，就有相對，有苦樂的相對，有生滅的相對，有斷常的相對，一切相對，只要分別，它就有相對，有相對，我們就會生煩惱跟執著，我們不喜歡苦、喜歡樂，就是有相對，只要安住在諸法實相當中，就不會有任何的相對，這個時候就能夠入不二法門，不二法門就是指在空性的智慧當中，是沒有任何相對立的這樣一個觀念。

佛也常觀誰可度，所以心無異想。佛每天都在觀，一日一夜，二十四小時當中，祂有三時，就是沒有不在觀的時候，一日一夜各三時，祂都在

觀一切眾生誰可度，就是說佛隨時都在觀察那一個眾生可度，祂不會讓可度眾生的因緣讓它錯失，不會，佛隨時都在觀那一個眾生他是可度的，這個也是另外一個佛無異想的解釋。沒有其他的想法，念念都在想怎麼利益眾生。要怎麼利益眾生？那就要先觀，要先觀機，那個眾生他現在度化的因緣成熟了，趕快去度化他，不要錯失良機，所以佛無異想，一心一意都在想怎麼去度化眾生，千萬不要錯過了好的時機，這個也是佛無異想。

所以，一共有四個：第一個，是說佛對一切眾生沒有分別，所以叫做無異想；第二個，是佛觀一切眾生及諸法，從本以來，不生不滅，常清淨如涅槃，這是第二個無異想；第三個，佛不行誑法常，入不二法門，這是第三個無異想；第四個，佛常觀誰可度，所以心無異想。

第五個，無不定心。這個定，就是一心不亂叫做定。像我們為什麼不能夠見諸法的實相？就是因為心散亂，心一散亂，就是有生滅，只見到因緣所生的生滅法，沒有看到一切法本來不生不滅的實相，見不到，就好像說平靜無波的水，你才可以看得到水面所映出來的影像，我們的散亂心，就好比餘波蕩漾，那個水波一直蕩漾，從來沒有停過，所以你從來也看不清楚一切法的真實相，因為水波從來沒有停過，只有等水波停的時候，你才能夠見到一切法的真實相，就用這個水波來比喻你的心是定心、還是散亂心，所以我們見不到諸法實相，就是因為我們的心都是散亂的。佛不一樣，佛沒有不定的時候，叫做無不定心，心都是安住在諸法實相當中，因為定心當中，才能夠見清楚一切法的真實相貌，見到一切諸法的實相之後，佛的心就是安住在諸法實相當中。既然可以安住在這個境界當中，當然他的心就不會再散亂，所以佛是沒有散亂的時候，都是在定心當中這個叫做無不定心。

我們就要問：佛如果常在定中，沒有不定的時候，祂怎麼為大眾說法？佛當時也是遊行諸國，到處遊行說法，祂常常在定中，沒有不定的時候，祂怎麼遊行諸國，怎麼為眾生說法呢？我們就要這樣問了。

像聲聞人，他入定之後，就沒有辦法說法，但是佛在定中是可以說法，為什麼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，祂安住在諸法實相當中，所以佛就能夠在定中說法，在定中遊行諸國，就是因為佛安住在諸法實相當中，沒有退失的時候，安住在諸法實相當中，祂用的就不是像我們用的前五識、第六識、第七識、第八識，就不是用這個八識，因為八識是生滅法，是有分別的，佛就是轉八識成四智，所以佛是用四種智慧來遊行諸國、來度化眾生，沒有散亂的時候，都是安住在這樣的一個境界當中，用智慧來說法，所以祂沒有不定的時候。聲聞人是因為他沒有圓滿的智慧，所以他也經常的會起種種的疑惑。聲聞人，他對於像四諦、苦集滅道，他是深信不疑，但是因為他還有法執，所以他還對很多其他的法會生起種種的疑問，只要他心中有疑，心就散亂，所以我們說聲聞小乘，他們沒有像佛一樣的定心，無不定心，這個聲聞人是沒有的，是因為他還會常常起疑，對一切法起疑；或

者我們說聲聞小乘，他雖然證得果位，像四果阿羅漢，但是他還有習氣，他種種的習氣沒有斷，也會讓他的心動盪，使他的心散亂，因此也沒有佛的無不定心的道理在這裡。

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。

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；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